



杨杰说，那还跟你说 SARS，说点好玩的。他天天在家喝板蓝根；听说抽烟能防非典，他把自己弄成一根烟筒，一天到晚嘴里都在冒烟，最多一天抽四包中南海；又听说吃海带管用，市场上的海带一天之内脱销，连含碘的食盐都卖光了。是很荒唐，随便一个传闻都有人相信。不过他也有乐趣。楼下的老太太没出事时，他倒是觉得风声鹤唳也挺好，大街上没人，都缩在家里不敢出来，公交车上除了司机和售票员，没有第三个人，唧唧唧唧地一遍遍跑空车。喧嚣的北京突然安静了，简直就是死寂，你都无法想象一个一千多万人的超大城市突然变得空空荡荡；那感觉特别像小时候的一种游戏，在地上撒满细小的铁钉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广播上用的圆环形磁铁，地上干干净净，所有的钉子都粘到磁铁

上。他喜欢那个时候，一个人走到大马路上，走反道，闯红灯，大声唱“蓝脸的窦尔敦，盗御马”。

2003年6月26号的这个晚上，在老店里，舒袖坐在初平阳旁边，她说初老师，这酒你要喝不下去，我帮你。饭后一起去了“麦乐迪”卡拉 OK 练歌房，舒袖也坐在初平阳旁边，她说初老师，你要想听我唱黄梅戏，你就得先把这杯啤酒喝下去。初平阳去看她，说完话的舒袖还是那模样，眼神，鼻子，微笑，贝壳一样光洁的牙齿；昏暗的灯光下，她脸颊动人的弧度让初平阳感到心碎。她唱得一口好黄梅戏。

“别叫我初老师。”  
“嗯，好的，初老师。”  
她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神。那天晚上初平阳在练歌房里喝多了，他喝一杯，舒袖陪他喝两杯；杨杰、易长安、秦福小和吕冬在一边聊了些什么，第二天他一句话也想不起来。他想，黄梅戏真他妈好听，过去母亲唱的时候他怎么就没在意呢。

应该有两个舒袖，一个是睁开眼有邈远眼神的舒袖，一个是闭上眼的舒袖，或者说，是一个背着让他看不见她眼神的舒袖。

然后，他教书，上网，在 QQ 上遇到她。她的网名叫“大风如袖”。他们不咸不淡地聊着天，开矜持的玩笑，说貌似亲密的话。她说：初老师。他说：舒老师。一天晚上，十点四十五了，初平阳歪着头在看俄罗斯作家伊萨克·巴别尔的短篇小说集《红色骑兵军》。《两个伊凡》这章看到一半，舒袖从 QQ 里跳出来，就三个字：我哭了。

初平阳回：哭多久了？  
舒袖：十五分钟。

初平阳：再哭十五分钟。

他拿了车钥匙就往楼下跑。从教工宿舍骑自行车穿过校园再到舒袖家的小区，速度快点大概需要十五分钟。小城到了这个点儿，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少，初平阳屁股不沾座地蹬车，后悔白天犯懒没及时给自行车打气。舒袖家和吕冬家一栋楼，在市委大院，据说院子里住的都是当领导的。吕冬结婚前他常来玩，知道舒家在二楼；现在吕冬搬走了，和老婆住到了富华园小区的新房子里。初平阳在楼下停好车，他用了十四分钟半，剩下的半分钟他给舒袖发了一条手机短信：

我在楼下。

然后他看见三楼一扇窗户的橘黄色窗帘拉开了，窗户打开，一颗脑袋探出来，停留三秒钟，缩了回去。两分钟后，舒袖披散着头发，穿着睡衣和拖鞋跑下来，一头扎进初平阳怀里。

初平阳说：“你认错人了。”  
舒袖捶了一下他后背，说：“那我再哭。”

“好吧，当你认对了。”

晚上舒袖年级组聚餐，几十号人，分管年级工作的副校长开玩笑，让她透露一下最近的生活动向，比如谈恋爱啥的。舒袖说，忙着伟大的教育事业呢，哪有时间谈恋爱。副校长就嘿嘿地笑，据我的情报好像不是这样啊，已经有某些积极要求上进的同志放出风了，希望你能酌情考虑，可不止一个啊，小舒。要在过去，这种事舒袖肯定一笑置之，毛病，还积极要求上进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但今晚上不一样，酒喝杂了，一

儿白酒一会儿红酒一会儿啤酒，还整了两杯黄酒，胃里打架，怎么扭身子都不舒服；更要紧的是，她突然觉得委屈，喜欢的人不吭声，没感觉的人倒整天摩拳擦掌磨刀霍霍，八字还没一撇就把风撒出去，这成什么事了。她委屈。餐还没聚完，她说胃难受，打车就往家跑，担心慢一点眼泪掉在路上，丢人。进了家插上门就开始哭，哭了二十分钟胃舒服了，去洗澡，洗完了还委屈，继续哭。跟初平阳说的那“十五分钟”已经是第二茬了。她想，凭什么让我一个人委屈？就上了 QQ。

舒袖在他胳膊上掐了一把，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早来？”

“早来了，小区门卫不让进。”  
“还贫嘴！我再哭！”

初平阳慢慢地抱住她，一是希望延长时间给自己壮胆，来得有点突然了；另一个，为了验证是否跟想象中的感觉一样，但是临到抱住了，他却忘了想象中的感觉是什么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抱住再说。他想，哦，这就是抱着一个美好的身体的感觉。忽然楼上传来一个女声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威严：“袖袖，回家。”初平阳和舒袖同时撒开手，把对方放了进来。他们抬头，看见三楼刚刚打开的窗户里又悬着一颗脑袋，一动不动。

“我妈。”舒袖小声说，“你先回去。今晚不许早睡，在 QQ 上等我！”

初平阳看见舒袖转身往楼上跑，赤脚的后跟闪动一下温润的光。他们在 QQ 上聊到凌晨四点。她说，我妈的态度有点凉；她又说，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你，我像已经过完了半辈子。

(未完待续)



要说还都是孙铁锤家初七管人惹的祸。

一次开了十六桌。老虎杠子、划拳猜宝声，喊得一村子人都能听见。还放了三眼枪，唱了花鼓戏。加上叫驴这一伙狗腿子又爱张狂，搞得像是王母娘娘开蟠桃盛会。连邻村的娃娃都撵来抢炮仗、讨压岁钱。事情还出在温如风的儿子趁家里人推磨、压面不注意，也跑到孙家门口讨要三五毛钱不等的压岁钱，被狗剩羞辱一番，拿篾片抽着他的小手说：“你爹个哈屁告人家，你还有脸要红包，要红包！要红包！”温顺丰哭着回去让花如屏看他被打肿的小手，一下刺激了温如风，他当机立断，决定出访！

安北斗急急火火赶到温家时，花如屏正在喂猪。这一家人是一分钟都闲不下的。不仅推钢磨、压面，槽头还养着一窝猪，房前屋后敞放着几十只生蛋的鸡鸭，还有一群爱撵人的大鹅。他一进院子，那群鹅先团团转着像是要围猎他似的乱啄起来。好不容易走到花如屏跟前，双手已让鹅啄了好几口。是花如屏一阵吆喝，鹅才退阵的。

“存罐呢？”

花如屏拿猪食瓢，照着霸槽抢食的猪脑壳，美美磕了几瓢。“我叫你抢，我叫你抢，别人都耍吃了。”那头霸槽猪，才把前腿从槽里蜷了回去。

“花嫂，我存罐哥呢？”他又问了一遍，花如屏才开腔：“出门了。”

“到哪儿去了？”  
“男人家出门，谁还给人打招呼。”

这明显是搪塞话。安北斗知道，温如风平常跟老婆关系很好，做啥都商商量量的，出门还有不给她打招呼的？他就说：“嫂子，我也是为你们好。存罐到哪儿去，你得跟我说一声，我还能害他不成。毕竟是老同学，兄弟一场嘛！”

“温存罐就是一个烂推钢磨、压面的，还能跟你安干事称兄道弟，同学也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。你们如今势力多大，镇上干部来一河滩，连派出所都来齐了。孙铁锤家请的才是你们的同学兄弟，别把存罐当猴耍了。”

“看嫂子说的，我啥时把存罐当猴耍了？”

“还没耍猴，就差在孙铁锤家门口竖个杆杆，把存罐朝杆杆顶上吆了。你们有头有脸的人好在底下看猴戏么。”

“对不起嫂子，孙家请春客，我也是没推掉。我给存罐哥说了，正月十五，一定请他和你到家里坐坐。我把请客的日子定在十五了，存罐知道。”他确实是这样安排的，之所以定在十五，也是为了拉长战线，多把人稳几天。谁知这家伙初七到底还是走了。

从温家一出来，他立即就去找了还在孙铁锤家酒席宴上的何首魁，希望能安排人跟他一道去追一下温如风。谁知何首魁很干脆：“追他干啥，派出所要是把这号货都当一回事，见天耗着，那我还办案不？他爱到哪儿到哪儿去！”还没说完，孙铁锤就出来叫，何首魁又进屋喝酒去了。无奈，他就夹上车子，一直顺公路追到镇上，也没见到温如风的踪影。他就打电话给南归雁汇报了。

南归雁一听，在电话里直接爆了一句粗口：“你能弄屁！连个人都看不住。大过年的，他再跑到县上闹，我看你也别混了！”说完，那头把电话都摔了。过了一阵，电话又响了，南归雁语气有所缓和地说：“本来我不想说，还是给你实说了吧，我妈……不行了……实在走不开，你得立即采取措施，无论如何，都得把人找回来。拜托了，老同学！”南归雁的嗓子已经沙哑，说话也很疲惫。那句“拜托了，老同学”，甚至让他有些感动。他就说：“放心吧，我立即去县城找！你家里还需要人来帮忙吗？”南归雁说：“你知道就行了，不许给任何人讲，我处理完后事就回来。只希望我回来那天，温如风也能回到北斗村！”

“我尽力！”

“不是尽力，是必须！”南归雁把电话挂了。

他在去县城以前，还特地回村上找了牛存犁，觉得兴许从他那里能找到点蛛丝马迹。他看牛存犁最近跟温如风打得火热。

当他赶到牛家时，牛存犁正在收拾牛轭头、牛笼嘴、牛鼻绳、牛鞭子，还有老木犁这些家什，用桐油染得黄澄澄地发亮。牛存犁本来初六就要买牛犊子的，结果听他说“出行不利”，就只在家里做些准备。他问温如风的事，牛存犁是知道一些的，但又不想吐口。逼得急了牛才说：“存罐也相信日子，本来正月是不准备出门的，还请人打了卦，初七一早就开张了。谁知你们干啥吃磨盘会要整那么大的响动，恨不得把几个村都炸得飞起来。好多家丢东丢西的，鸡、鸭、鹅不说了，大件的猪、牛、骡子，还有成百年的大树，说丢连根毛都寻不着。而群众反映贼就在孙铁锤家和派出所里出出进进。大过年的，这些贼又穿起连裆裤，连何黑脸都来了。他们吆喝在一起，朝死地吃，朝死地喝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一伙的，还要放铳子、唱大戏地闹腾。存罐心里挠得跟锤子戳一样，他不走，气都气死了。”

(未完待续)

## 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 (连载 72)



须发芜乱，满眼血丝，一张脸肿得厉害。有“哗啦啦”的响声，原来脚上拴了链子。“我是冤枉的，大人。”舒莞屏不知从何说起。“我不过是有话直言，何有谋反之心！”对方举起双手。舒莞屏看到了脱落的指甲。

“我知道许多口供上按的手印，那是受不住酷刑。我也会写下供词，只望大人明白。”他眼角流出一滴冷泪，伸来双手，又怕沾染他人，倏然抽回。舒莞屏按住他瘦削的肩膀，留下重言：“请务必记住两字，‘等待’。”

### 四

凌晨三点，终于等回了冷大人。冷霖渡一脸欣色看着日久未见的舒莞屏，却被那双急切的眼神惊住。“大人，我一直等您。有上急事情。”“公子直言便可。”舒莞屏从头上说起，最后断言：那位年轻的银库匠师虽有孟浪，但绝非叛逆之人。冷霖渡听着，脸色由舒缓到冷凝，一直沉默。“国师大人！”他低呼一声，一颗心开始剧跳。

冷霖渡目光抬起，扫视烛光照不透的深处，回头说：“总教习大人，你与这位‘五微子’相识可久？不于于是沙河旧友吧？”舒莞屏被“沙河”二字刺疼，连连退了几步：“大人，事发前我们见过一次，只几句交谈而已！”“哦。两年前一位道员潜入，事发时已过三年，就差被擢为都尉了。他暗中谋

划，在大公所经之地放置火雷。‘几句交谈’，那还远远不够啊，公子。”“可是，”舒莞屏上前一步，胸间泛起千言，固执而又明晰，只是无从驳辩，“冷大人，我相信该匠师忧愤刚直而已，并无其他；再则，诸位将军也大有惕戒之处。”

冷霖渡看了一眼怀表。这个动作让舒莞屏感到对方已经厌烦。“公子，河东那里大军压境，我们正值至危至艰之时，此时他来指斥将军，岂是一句‘刚直’能够说尽。”舒莞屏无力迎视对方目光，只低头称“是”。这样少顷，他说道：“还望大人念他技艺精绝，耿介刚气，免于重罚。我担心酷刑之下，任是什么罪名都会应承下来。”冷大人未有叙谈之意，掷下一句：“我已知悉，去吧公子。”

回到寝室，舒莞屏觉得颈部疼痛。可能因为昂头时间太长。回味冷大人的每句话，越觉得希望渺茫。极为困倦，脑海与耳畔一片嘈杂，“哗啦啦”的铁索声和流血的指尖交替出现。入睡前想到小棉玉：身为提调，她如果愿求“冷伯”，或不会无功而返。

临近中午响起辘辘车声，小棉玉来了。舒莞屏预感到什么。她未及坐下即说：“那人招了。”“招了什么？”“由沙河官家所遣，伺机行事。”“行事？”舒莞屏愤然：“他们会让任何人、在任何罪名下按上手印的。”

两人对坐无语。小棉玉声音艰涩：“昨日未及细说，那人还历

“我想知道，这些是否子虚乌有？”小棉玉叹气：“你知道几个将军的来历。好在有府上大人的管束。滥杀无辜，这说起来颇难。比如那些除奸案，口供上都是按了手印的。”舒莞屏不敢细思，问：“最终会如何处置‘五微子’？”“人难免一死，除非府上大人宽恕。”

走出提调的屋子，站在竹丛前，心里一阵悸动。摇曳的竹丛总是令人激切。他疾步回到长廊，去寻那位银库匠师。在漆黑的遮帘小屋中，老人正伏案摆弄几枚发绿的古币。“先生，弟子事我已知悉。”老人把两枚刀币叠到一起：“弟子有罪，罪不至死。总教习大人，”他仰脸大呼：“上书不为罪啊！冷大人可曾知晓？这岂由副都统一人定夺？”老人背过身子揩眼。

舒莞屏无法忘掉那副清瘦的脸庞、一对清澈的眼睛。他再次返回提调那儿。小棉玉似乎知道他的想法，说：“没有副都统手令，谁都见不到‘五微子’。”

尚在下午时分，离冷大人亮起烛光还有一段时间。舒莞屏叩响瘦削青年的门。“冷大人今夜没有当值。”“那我等一会儿。”“冷大人两天一直未回呢。”舒莞屏有些失望。一夜尽想那个人。黎明时听到门响，以为是梦。太阳照亮窗棂，再次听到叩门。是憨儿。“大人，这么早烦扰。提调大人传您，像有急事。”他和憨儿快马奔向沙岗。小棉玉大门敞着，见到舒莞屏就说：“今上午‘五微子’就要转到大监了，昨夜见了副都统，应允总教习大人见一面。”他有些欣慰。“公子见了那人，多听少言，不可应和。”她再叮嘱。

监房离沙岗十余里，在两条渠汉间的丘地上，只一条路可以进入。横眉恶脸的兵士见了牒令腰牌，冷冷说一句：“大人请啦。”阴森小屋当中蹲坐一人，听到门响站起。舒莞屏认出是“五微子”：